

第一章

这一年隆冬特别冷，江水滚滚的声音，仿佛翻动着人心，两个与我生命紧紧依偎的人，在那一天彻底地随着江水流逝。但改变的何止是人的命运？又有谁知道，江湖上从此给了这一天一个神话般的意义，他成了英雄、她成了美人，而我呢？

——绮罗

山谷中黑白相间的旗帜飘扬，随着山风飒飒作响。沐晟背身而立，轻轻地吹着手中的埙。埙声呜咽，如泣如诉，声波渐渐地荡在山间，消失不见。

忽然，斯如的手从他的背后伸过来，将他紧紧地搂住。她的脸贴在他的背上，仿佛要把整个人揉进他的身体。她喃喃地问：“我们——没有明天了，是吗？”

沐晟长叹一声，手中的埙不由自主地放了下来，他悲哀地闭上了眼睛，道：“对不起，斯如，我没办法再保护你了。”

斯如却不理会他的话，只是问：“我在你心里，真有那么重要吗？”

沐晟老实地回答：“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一生最大的牵挂。”

斯如又问：“那么，你爱我吗？”

沐晟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作答，支吾了起来：“我……”

斯如连忙说道：“别说，不管答案是什么，我都当你是爱我的，所以——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你没有后顾之忧。”

沐晟觉得她话中有话，连忙回头去看。只见斯如嫣然一笑，缓缓地向后倒去，一把匕首插在她的胸口上，鲜血染满了她的衣服。

沐晟大叫一声：“斯如——”喊着，他飞快地扑了过去，一把抱住了斯如。

斯如虚弱地说：“我要你的故事里……永远……永远都有我，我……我比较喜欢……这样的结局……”说着，她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。

“斯如——”沐晟痛苦地喊着，满心都是凄凉。

远处依稀传来厮杀声，沐雨浑身是血地跑过来，叫道：“哥，林初一的人杀过来了，我们必须马上撤退，哥——”

沐晟呆呆地望着斯如的尸体一动不动。

远处大牛领着天地盟的弟子步步逼近，沐家寨的手下节节败退，终于逼近山谷。他们攻上来，沐雨只得勉力迎战，却被一剑刺死，血滴刷地一下溅在了斯如苍白的脸上。

沐晟猛然苏醒，他长啸一声，拔出插在地上的长刀，将拥上来的天地盟弟子一一砍倒。他有些癫狂道：“谁不要命，尽管上来。”

天地盟弟子见他神勇，纷纷后退。沐晟一声口哨，白马奔来，他抱起斯如的尸体，翻身上马，飞快地向前驰去。

江畔云雾缭绕，沐晟抱着斯如策马而来，他伸手将她抱下马，轻轻地放在地上，然后撕下外衣，蘸了水，小心地替她擦去脸上的血渍。他口中喃喃说道：“斯如，我知道你害怕孤单，你放心，这条路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走，我会陪你的，你不是一直在追问我，究竟有没有爱过你吗？现在我回答你，从此刻起，我只爱你一个，就你一个。”

这时一叶扁舟缓缓从浓雾中划出，绮罗坐在船头，船夫在船尾划船，船一靠岸，绮罗飞快地奔向沐晟，当她看到斯如的尸体时，整个人凝住了。

沐晟说：“她说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我没有后顾之忧。”

绮罗道：“她这么做是对的，她爱你。”

沐晟悲哀：“可是我却来不及爱她。”

这时号角响起，漫山遍野的天地盟弟子挥舞着旗帜叫嚣着，呐喊着。绮罗说：“跟我走吧……”她伸

手去拉沐晟，沐晟忽然仰天长笑，一把推开她：“哈哈……我沐晟顶天立地，假如老天爷要绝我的路，那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？世人别忘了，这云雾山是我战无不胜得来的，我——绝不弃逃。”

绮罗劝道：“忘了世人吧！忘了云雾山！那全是虚无的，你看看我，我就在你眼前，只有我才是真实的，只有我和你的一切才是真实的。”

沐晟突然垂下头：“不，我做不到——”

绮罗气道：“你就是永远都舍不去你的光荣，难道你这一生，就只为了这小小的方寸之地？那我呢？斯如呢？我们为你流的那些眼泪呢？”

沐晟却说：“不会再有眼泪了，绮罗，你相信因果吗？”

“因果？”绮罗有些诧异。

沐晟说道：“也许我这一生做的错事太多了，所以老天爷要罚我众叛亲离，在我大难的时候，身边竟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力量，就连斯如，我都保护不了。绮罗，你走吧，我已经是死了的人。”

他话一说完，便抱起斯如往江中走去。

绮罗从身后抱住他，而他只是紧紧地抱住怀中的斯如。

绮罗叫道：“不要，当我求你，我们一起离开这里，你不再是沐晟，我也不是君绮罗，我们可以隐姓埋名，变成世间的一对平凡男女，我们……我们只是相爱着……”

沐晟顿了顿，抱着斯如往继续朝江中走去，水漫过他的膝、他的腰、他的胸。

绮罗喊道：“沐晟……你就这样带着她走了……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我在你心里算什么？”

沐晟的脚步忽然停住了，他回望绮罗，看见她对他依然充满感情的脸，满是依恋。而她也望着他，恍惚间，时光仿佛倒回很多很多年前……

十五年前

夕阳西下的乱葬岗上，尸横遍野。君无忌背着药箱穿梭在尸体堆里，绮罗跟在父亲身后，时不时地伸手去探死人的鼻息，忽然小脸上皱起了眉头：“爹，一个活口都没有，我们还找什么？”

无忌回头：“嘘，不是告诉过你，不要随便说话吗？”绮罗吐了吐舌头，做了个鬼脸。无忌又说：“江湖上的事说不清的，你呀，就是没耐心，所谓医者父母心，救人一命……”

“胜造七级浮屠嘛，知道了。”绮罗打断他的话，不让他说下去。

无忌又好气又好笑地摇了摇头。这时，一阵埤声传来，无忌伸手抱住绮罗的嘴，滚到地上假装尸体。

沐政一边吹埤一边往前走，沐晟跟在他身后，一把把地撒着纸钱。绮罗偷偷抬起头来看沐晟，沐晟发现了她的存在，朝她轻轻一笑，绮罗赶紧低下头，等她忍不住再抬起头时，沐晟还在冲她微笑，绮罗于是挑衅地抬头正视他，像两个小动物。

沐政说：“走吧，别贪玩。”沐晟频频回首，但还是慢慢地走远了。

无忌拉着绮罗爬起来：“我们该回去了。”绮罗却望着刚才那父子俩消失的远方一动不动。无忌又说：“绮罗，回去了。”绮罗这才应是。

她抬脚欲走，忽然发现脚被一只手抓住了。她回头看去，原来是一个跟她年龄相仿的女孩，正睁着一对无辜的大眼睛，虚弱地望着她。

绮罗蹲下来，问：“你是活人还是死人？”

女孩瑟缩着微微发抖。绮罗伸手去抓她，她却本能地后退着。绮罗道：“你是热的，就是还活着，你爹娘呢？”

女孩一直摇头，失声痛哭起来。

绮罗又问：“你没有家了是不是？别怕，我来保护你，我让爹带你回家好不好？”

绮罗回头看向无忌：“爹，她还活着，我们带她回家好不好？”

无忌无奈道：“绮罗，江湖上到处都是杀戮，到处都有孤儿，爹收留不了那么多，不如咱们把她带进城，找户人家收养她……”

绮罗却一把抱住那女孩，打断了父亲的话：“不，我喜欢她，我要她跟我回家。”

无忌叫道：“绮罗——”

绮罗撒娇道：“你不是说医者父母心吗？她是我的，我一定要带她走，爹，求求你了，最多今年的过年的礼物我不要了，爹——”

无忌望着女儿固执的模样，长叹一声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转身离去。

那个女孩就是斯如。尸横遍野的风啸里，小小的绮罗，小小的斯如，拥抱着，看着彼此的眼睛。

无忌驾着马车缓缓前行。斯如靠在绮罗膝上望着车顶一动不动，绮罗在旁说道：“我们带你回家，你马上就会有一个家了，我们以后可以住在一起，你就可以陪我读书、陪我玩。对了，你还记得你的名字吗？”

斯如不动也不说话。

绮罗微微一笑，拍着她的肩膀，轻轻地哼起了童谣。斯如在歌声中慢慢地闭上了眼睛，绮罗面上浮现出了笑容，有些心安。

马车在济世山庄门口停下，只见漆黑的大门上，一条五爪金龙蜿蜒而上。下人们在一旁四下忙碌着。

一日，丫鬟凤琴正在厨房里忙碌着。绮罗进来，往四周扫了一圈，拿了两个包子，走了出去。斯如跟在后面，探了探头，依样画葫芦，上前拿了两个包子。

凤琴见状，上前就是一巴掌：“要死啊，好学不学，学偷东西。”斯如愣了愣，情不自禁地望向门口。凤琴顺着她的目光看了一眼，道：“这儿是济世山庄，那位是济世山庄的大小姐，她拿自个儿家的东西是天经地义的，你是什么玩意儿？一个捡来的破烂货，也敢跟她比，呸——”

斯如咬住下唇，直愣愣地瞪着凤琴。

凤琴来气了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我骂你骂错了，还是打你打错了！敢瞪我，好好好，今儿我要是不把你这来历不明的小贼调教好，我就不叫尤凤琴。”说着她拿起藤条使劲往斯如身上打，斯如硬是咬着牙一动不动。

这时绮罗进来，见状飞快地冲过去：“别打她，别打她。”

凤琴道：“小姐，你让开，这个死丫头偷东西，我要是不好好教训她，以后就无法无天了。”说着，她又打了下去。可是绮罗冲上去抱住了斯如，藤条全都打在了绮罗的身上。

凤琴目瞪口呆，赶紧扔掉了藤条：“哎哟，我的大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，没事吧？”她上前去扶绮罗，绮罗却推开她。斯如紧张地躲在了绮罗的身后。

绮罗坚定地说道：“不许你这么对她，你要是敢再打她，我就让爹打你，然后赶你出去。”

“小姐……她……”凤琴还想再说什么。

绮罗问：“听见没有？”

凤琴不服气地道：“她是下人……”

绮罗一把将斯如放在身前：“你再说一次，你再说一次她是下人？我要爹娘认她做女儿，以后她就是妹妹，你敢再欺负她就是欺负我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凤琴咬咬牙，只好应是。

绮罗转身拉着斯如离开：“我们走！”凤琴脸上露出了愤愤不平的表情。

济世山庄内一片忙碌景象。牌匾高高悬起，院子里，家丁们拉箱的拉箱，晒药的晒药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绮罗拉着斯如过来，两人一起走入药房。药房里炉火烧得正旺，绮罗执起斯如的手揉着：“痛不痛？”斯如摇摇头。

绮罗气道：“这些势利眼的家伙，你真傻，她打你，你为什么不哭不叫呢？要是我不进来，你不就惨了？”

斯如摸着绮罗手上的伤，忽然落下了眼泪。

绮罗忙说：“别哭，别哭，我不痛，我不痛。”她握住斯如的手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再欺负你了，我会让爹娘认你做义女，你是我的妹妹，是济世山庄的二小姐，没有人敢欺负你。”

“斯如。”斯如忽然小声道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绮罗没有听清。

斯如提高了点声音道：“斯如，沈斯如。”

绮罗问：“你叫沈斯如？”

斯如点点头。

绮罗忙说：“太好了，我还一直以为你不会说话呢？”

斯如一把抱住她：“这个世上只有你对我最好，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只相信你一个。你答应我，要一直对我这么好，不要丢下我，可以吗？”

绮罗说：“我答应你，我不会丢下你的，以后只要是我的也就是你的，我们这辈子都要紧紧地锁在一起，好吗。”

斯如用力地点点头，笑了。绮罗也笑了。刚挂好的灯笼摇晃着，仿佛命运的风起。

雪涵坐在内室的桌前研习茶道，绮罗凑到她面前：“娘，我都说了那么多遍了，你到底听见没有？”

雪涵说：“听见了，听见了，不就是认斯如做干女儿吗？”

绮罗忙问：“那你答不答应？”

雪涵说：“这事儿我不能做主，等你爹回来问他。”

绮罗懊恼：“为什么我每次问你什么事，你都说你不能做主呢？”

雪涵说：“傻话，娘是女人，出嫁从夫，怎么可以擅自做主呢？”

绮罗愤愤：“为什么男人能做主，女子就必须从夫？”

雪涵说：“自古以来都是如此，这就是传统呀。”

绮罗嘟了嘟嘴：“不公平，我就要自己做主。”

雪涵见状，赶紧放下针线，紧张地捂住绮罗的嘴：“好了，娘答应你，帮你去跟你爹说，不过你也要答应娘，别再胡说八道了，要是传出去人家会说你爹教女无方，到时候你就嫁不出去了。”

绮罗没好气道：“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，为什么女人一定要出嫁。”

雪涵大惊失色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绮罗，别再问了，这就是女人的命，多少年来都是这样，你问了，只会给自己增加痛苦。”

绮罗仍是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雪涵道：“不是叫你别问了吗？”

绮罗满脸无奈，心中不由得暗自想着：“我不知道为什么做女人就不能问问题？也不知道为什么问太多的问题就会痛苦？而爹和娘要认斯如做义女的条件，竟然是要我学习妇道将来好嫁出去？爹娘教了我一辈子的技艺，到最后这一切竟然只是因为一个男人……可是到底那个男人会是谁？”

济世山庄的回廊里，雪涵指导着绮罗和斯如绣花。绮罗打了个呵欠，斯如笑了，绮罗假装不小心刺了一下手，斯如又笑了。

一日又一日，都是针织女红，她们也一日日地长大了。

转眼已是十二年以后……

雪涵仍是老样子地细心教导：“针脚要平，要藏在里面，不能光顾正面好看，背面也要一样，不然就不是上乘的绣活儿……”

斯如认真地聆听，绮罗绣着绣着又扎到手，扔掉针线站起来：“哎哟，痛死人了，不学了，不学了。”

雪涵道：“绮罗，做事可不能半途而废，你看人家斯如……”

绮罗说：“斯如喜欢又不是我喜欢，难道将来她喜欢的我都得跟着要吗，我不刺了，我看书去。”

雪涵忙劝道：“别再看书了，都把你给看傻了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你读这么多书还不如一技傍身，万一将来你的男人不要你了，至少你还能绣绣花，养活自己。”

绮罗说：“娘，我不懂，为什么我的生命要依附在另一个人身上？为什么我要从现在起就做好被人抛弃的准备？为什么我要为了一个根本不知道是谁的人这么虐待自己？更何况这个人还会觉得我笨一点比较好！”

雪涵忙厉声说：“不许胡说，这就是女儿家的命。”

绮罗倨傲道：“什么叫命？我不信命。”

雪涵看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女儿，忍不住打了她一巴掌，绮罗看了雪涵一眼，跑了出去。

雪涵又有些心疼，连忙喊道：“绮罗，绮罗——”因为着急她有些呼吸急促，斯如赶紧伸手扶住她：“干娘，你别气，绮罗还小，总有一天，她会明白你的苦心。”

雪涵说：“我不生气，我是心疼，在这个时代，女人能不听话吗？我这一生学的就是三从四德，绮罗要是不明白这道理，苦的是自己啊。斯如，你记住，女人不能太聪明，我担心绮罗将来锋芒太露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”

斯如点头：“是，干娘，我明白的。”

雪涵又说：“多帮我劝劝她。”

斯如点点头，小心安慰着雪涵。雪涵望着绮罗半途而废的绣花，未完成的绣花像一抹血在绿叶上。

济世山庄的院子里，无忌席地坐在树荫下看书，抬头见天色已晚，伸手拉了拉旁边的铃铛。雪涵拿着外衣和鞋子过来，帮无忌穿衣换鞋：“老爷，你辛苦了，我陪你进去歇一歇吧——”无忌点头嗯了一声。

雪涵扶着无忌入内，这一幕，都落在坐在对面台阶上一动不动的绮罗眼中。她望着父母，就好像是这数十年如一日，每天都是母亲重复着同样一个动作，给父亲穿衣换鞋。

绮罗不禁有些感慨起来：“这个男人是我父亲，他就像所有的父亲，不懂得爱情。这些男人们从小被教育着求功名，一谈儿女情长就被讥笑懦弱。而女人不过是遵循着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而来的。妻子此生的一切奉献，男人都视之为理所当然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爹好像从来没跟娘说过一句谢谢，而娘呢？她不在意吗？”

斯如忽然上前，拍了拍绮罗的肩膀：“想什么呢？”

绮罗说：“这个世界真奇怪，男人和女人没见过面就成亲了，然后一辈子要听一个陌生人的话，还要伺候他，以他为天，完全遗忘了自己，天啊，这样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”

斯如说：“男为乾，女为坤，男在前，女在后，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”

“狗屁！”绮罗骂道。

“绮罗——”斯如还想劝她，却被她打断：“为什么男人说粗话是豪爽，女人说粗话就是无耻，我偏不，我就要说，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女人。”

斯如有些惊恐地问：“你——永远不想嫁人了？”

绮罗说：“嫁，当然嫁，不过跟我过一辈子的人，我要自己找。”

斯如问：“去哪儿找？”

绮罗一笑：“朗朗乾坤，天下一半是男人，总有一个是为我等待的。”

斯如有些吃惊：“你是说——你要到外面去？”

绮罗反问：“不可以吗？”她转身往前跑去，斯如急得追上去：“这怎么行呢？绮罗，绮罗……”

伏曦酒楼内热闹非凡，酒客们围着一张长桌不停地敲着手里的筷子，异口同声地喊道：“红玫瑰，红玫瑰，红玫瑰……”

绮罗一身羽衣，戴着羽毛面具边舞边唱，从天而降。她口中轻轻唱道：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醇酒佳人在眼前，你若是有心人，花儿也会将你怜，你若是想偷心，心表面要有情，我盼你将我锁定，一生只唱给你听，最怕被你辜负，从此没了音讯……”

沐晟戴着帽子半掩面容走进酒楼，在一边坐下。小二连忙上前：“客官，打尖儿还是住店？”

沐晟道：“给我来十个馒头，两斤牛肉，快一点，我还要赶路。”

小二忙说：“是，您稍等。”

小二转身离开，沐晟一动也不动地坐着，丝毫不为酒楼里的喧闹所动。

绮罗舞着，被沐晟的不动所吸引，她刻意画大动作，但沐晟依然不动。她有点不服气，她从长桌上一跃而下，围着沐晟跳了起来，沐晟冷冷地看了她一眼，起身换桌。

绮罗伸手拦住他：“这位大哥是否觉得小女子的歌舞难登大雅之堂？”

沐晟冷冷道：“我不懂歌舞。”

绮罗问：“那为何不屑一顾？”

沐晟答：“靡靡之音只会让世人沉沦于醉生梦死，于国于家毫无建树，你可以选择迷惑，我也可以选择不受你的迷惑。”

绮罗道：“大哥这话错了，古有高渐离一曲酬知音，今有裕容龄御前扬国威，歌舞的最高境界往往能鼓舞人心、力敌千军，你这么小看它，想来不过是个从未体会过其中魅力的俗人罢了。”

沐晟转而说：“既然在下是俗人，姑娘又何必对牛弹琴，浪费时间呢？请便——”

“你——”绮罗一时间竟被他的话给噎住了。

沐晟换了张桌子坐下，绮罗有点尴尬，轻轻地咬住了下唇。

这时一个酒客上前：“红玫瑰，人家不理你，你还倒贴上去，是不是看人家长得俊，春心荡漾了？”另一个酒客连忙附和：“他不解风情还有我呢！来来来，陪哥哥喝一杯，伺候得好，哥哥娶你当八姨太。”说着他就要伸手去抓绮罗。

绮罗连忙挥开他的手：“你干什么，放尊重一点。”

那酒客没好气道：“哟，这酒楼还出贞节烈女了，大伙儿听见了吧？她说什么？放尊重一点，一个下贱的舞娘居然跟我讲尊重，好，哥哥我就尊重尊重你，哈哈……”说着他整个人向绮罗扑去，绮罗挣扎着叫嚷起来。

忽然沐晟起身，一把剑挡在绮罗面前：“放开她。”

那酒客道：“小子，劝你别管闲事，不然要你好看”

沐晟依旧冷冷道：“我倒要看看，你怎么要我好看？”

那酒客冲着身后的手下挥了挥手：“给我上。”却只见沐晟一跃而起，一手拉着挂在屋顶的彩绸，一手抱着绮罗飞快地往长桌上跃去，透过面具绮罗看不清沐晟戴着帽子的脸，但能感觉他还是个少年，心里忽然有些意乱情迷。

酒客的手下拥上来，双方大打出手，围观的酒客纷纷离开。沐晟武功高强，不一会儿就将酒客的手下收拾了个干干净净，他又问道：“怎么样，还有没有人？”

那酒客气结：“你……你给我等着……我们走……”说完他带着手下们匆匆离开。

绮罗见沐晟还搂着她，微微挣扎了一下：“你可以放开我了。”

他们二人对视，一个透过帽檐，一个透过面具，沐晟仿佛能嗅到绮罗的少女气息，然后两人忽然清醒，沐晟赶紧松开她。

绮罗说：“谢谢你救了我。”

沐晟却道：“我不是救你，我只是看不惯。”

绮罗问道：“请教尊姓大名？”

沐晟说：“浮萍飘零本无根，浪迹天涯君莫问。”话一说完，他就转身离开。

绮罗摘下面具，望着他离开的身影，感觉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牵引——她还想要见到他。

绮罗一身鲜艳地往家里走去，走到门口欲拍门，忽然看到自己的衣服，顿住了。她想了想，走到围墙边，爬上围墙。忽然，门开了，绮罗听到动静后赶紧低下头。

无忌带着德叔和一群家丁，推着一辆盖满白布的独轮车，鬼鬼祟祟地离开。

绮罗慢慢地蹙紧了眉头，忽然，一只手拍了她一下，绮罗一惊，重重地往下跌去，和斯如撞了个满怀。绮罗忙说：“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？”

斯如道：“嘘——小声点儿，让干爹听到又要挨罚了。”

绮罗说：“没事儿，我看见他出去了。”

斯如有些诧异：“干爹——又出去了？”

绮罗点点头：“也不知道有什么大事？每天都夜不归宿，你说，我娘她知不知道爹的行踪？”

斯如道：“你问我我问谁？做晚辈的，怎么好打听长辈的隐私？”

绮罗脸一变，飞一般地往里走去。

内室里，雪涵把一对镯子戴在凤琴手上：“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有什么事你尽管告诉我，我不会让你

受委屈的。”凤琴说：“多谢夫人。”

雪涵问：“还叫夫人？”

凤琴连忙说：“是，大姐。”

忽然听到屋外绮罗的声音奇大，她喊着：“娘，娘——”继而便风风火火地进来了。

当看到凤琴一身嫁衣时，绮罗不由得愣住了。

雪涵温和地看了凤琴一眼：“你先下去吧，回头我再挑些好的首饰给你送过去。”凤琴点点头，离开了。

绮罗问：“娘，凤琴要出嫁吗？”

雪涵回答说：“嫁是嫁，但不是出嫁，是进门。”

绮罗脑中有些乱：“进门？进谁家的门？”

雪涵道：“傻孩子，还能有谁，当然是你爹，我跟你爹二十年，连个儿子都没替他生，心里实在惭愧，如今好了，有凤琴来替我完成这个职责，我也算了了一桩心事。”

绮罗忙说：“娘，你怎么可以……”

雪涵道：“这是天理，是伦常……”

绮罗反问道：“天理？伦常？谁规定的？娘，你扪心自问，你真的愿意让父亲纳妾吗？你真的愿意吗？”

雪涵有些支吾：“我……这总好过他每天夜不归宿，流连在外面吧？”

绮罗问：“你是说……爹在外面……”

雪涵道：“我没有证据，只是猜测。”

绮罗又问：“既然猜测，为什么不问？不查？”

雪涵道：“问什么？查什么？男人在外面逢场做戏是很正常的，女人干涉太多，会被人笑话。我给你爹纳妾，只是怕你爹熬坏了身子，凤琴毕竟是自己人……”

绮罗呆呆地望着母亲一动不动，雪涵问：“绮罗，你怎么啦？”绮罗突然说：“娘，你好可悲，你真的好可悲。”

雪涵叹息了一口：“娘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是孩子，男人是天，逆天而行是大逆不道的。”她脸色忽然一沉：“再说了，与其让你爹从外面带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回来，还不如先替他挑好，至少这个女人是我选的，她就不敢斗我，将来如果她真的替你爹生了儿子，多少也会碍着我的情面，不敢斗你……而且，凤琴没有读过书，至少好掌控。”说完这话，她脸上却满是悲哀。

绮罗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母亲，脸上不自觉滑下了一滴泪。

雪涵又说：“我这都是为了你，因为你不是男儿身，所以娘一定要保护你，不让将来的女人，夺走这济世山庄的一切，你明白吗？”

绮罗说：“不……我不要这样的保护，我不要这样计算的保护，我不要。”说完她抛开了，剩下雪涵泪如雨下。

无忌带着雪涵和凤琴在济世山庄门口施药，德叔和家丁们忙得不亦乐乎，百姓们纷纷夸奖无忌是大善人。绮罗提着一只鸟笼趴在屋顶上呆呆地望着下面的人群发呆：“爹终究还是拗不过娘的一再要求娶了凤琴，可是凤琴并没有留住他，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早出晚归，去办他要办的事。”

雪涵看着凤琴要帮无忌勺药，无忌不领情地又将勺交给了雪涵，雪涵忽然如少女般地欣慰了一下。一会儿后，有家丁在无忌耳朵边说话，无忌离去，剩两个女人，寂寞地望着这个留不住的背影。雪涵握起了凤琴的手，两人像拥有同一种秘密般的默契，相视对望，很快就回到现实，继续帮忙施药。

绮罗在屋顶不禁想着：“用孩子的性别来决定女人的地位，传宗接代，这就是女人存在的意义，女人这么想，男人却不领情。娘说那些话时，我是恨她的，可是现在看见她机关算尽却还留不住爹，又忍不住同情她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我这一生，一定要找到一个，不为孩子、不为道德、不为传统，就只是为爱在一起的男人。是的，我将不顾的一切，去寻找自己的爱情。”

她从鸟笼里抓出小鸟，放飞，脸上露出释怀的笑容。

树林里一片黑暗，无忌带着德叔和家丁们押着独轮车过来，德叔吹了声口哨，几个黑衣人忽然出现。德叔揭开独轮车上的白布，露出里面的药材。

黑衣人问：“君庄主，这几批药材怎么越来越少了？”

无忌解释说：“对不住，我已经命人没日没夜地赶制了，可是时间太紧，伙计们没得休息，体力上吃不消，暂时只有这么多。”

黑衣人说：“我们赶着要用，你抓紧啊——”

无忌点头：“一定。”

远处，一身男装的绮罗正在偷看。

一个黑衣人将一箱钱交给无忌，无忌欲接，忽然黑衣人听到动静，一跃而起，将绮罗抓在手里，捂住了她的嘴：“什么人？”

绮罗挣扎着发出了呜呜呜的声音，无忌立刻上前，发现是绮罗：“壮士赶紧放手，这位是……是犬子。”黑衣人甲看了看无忌，又看了看绮罗，慢慢地松开了手。绮罗望着树林里黑压压的树影，树影中无忌的脸，严峻得仿佛陌生人。

街道上，无忌、德叔、家丁们在前面走着，绮罗默默地跟在后面。

无忌忽然回头：“走快点儿，不然天亮都回不了家。”

绮罗看了他一眼，不动也不说话。

无忌道：“你到底在别扭什么？我都还没怪你一声不响地跟踪我，你倒好，先给我脸色看，你还有没有把我当爹？”

绮罗说：“我当然有，我一直以为我爹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你也一直教我们杀戮是罪恶的，但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爹，居然把药材卖给挑起杀戮的江湖中人。”

“住口！”无忌伸手给了绮罗一巴掌。

绮罗呆住了，她狠狠地瞪了无忌一眼，转身跑开。

德叔从旁试探着叫道：“老爷。”

无忌问：“我刚才是不是打得太重了？”

德叔说：“看得出老爷还是很疼小姐的。”

无忌不由得长叹一声：“生逢乱世，她哪知道我心里的苦？之前是我把她呵护得太好了，你们赶紧去追她回来，世道艰险，这么晚了一个女孩子在街上不安全。”

德叔应是，转身离开了。无忌的脸上露出了后悔的表情。

绮罗失魂落魄地走在街道上，脸上满是泪痕。

街上的男人席地而坐，高谈阔论，远处酒家里，酒女在拉客，守妇道的女人赶紧关上了门，果然是一派乱世景象。

绮罗摇晃着终于疲累昏去。远处沐晟也夹在高谈的男人中，见绮罗身子摇晃急忙迎了上去。恍惚中，绮罗看了一眼沐晟的脸，那是一张有着深刻线条的脸庞。在渐渐晕眩中，那张脸在她的眼前越来越大，然后被牢牢地记在了心里。

远处，无忌和德叔匆匆跑过来。

绮罗悠悠醒来时已经是在自己房中了，德叔有些兴奋地叫：“小姐醒了，小姐醒了。”绮罗望着房间还未完全清醒，德叔从旁说道：“小姐，还好有个年轻人扶住了你，要不一个人在夜街上就这么昏过去，会发生什么事还不知道呢，真是太危险了。”

绮罗这才如梦初醒：“年轻人？”

德叔说：“他放下你就走了，我也没看清他的样子，小姐，你别太任性了，有些事，老爷……”

这时无忌端着点心若无其事地进来，德叔忙住口，叫道：“老爷。”

无忌上前：“糖酥来了，香喷喷的糖酥来了，再不吃就化掉了。”

绮罗不动也不说话，无忌坐下来，示意德叔离去。

良久，无忌才开口：“绮罗……”绮罗并不回应。无忌又叫，“绮罗……”

绮罗道：“娘要你纳妾，说因为我不是男儿身，将来你一定要一个长子传家。爹，你一直都是疼我的，你不告诉我你在做什么，难道也因为我不是长子？”

无忌叹了口气：“唉，你娘那点心思，我会不知道吗。绮罗，爹从来没有把你当女孩子来教，爹只希

望在这个乱世，你能明白是非善恶，所以尽量请人教你读书，让你学会事理，但也许反而是害了你。”

绮罗忙说：“爹，不会的，不会害我的，除了女儿之身，我的志向和男人们是一样的，我也一样向往太平和自由。”

无忌点头：“好，女儿长大了，有志气，那爹今天就告诉你一个秘密。”

绮罗睁大了眼睛，只听无忌说道：“明家堡管理云雾山方圆百里数十年，不断地暗杀，排除异己，早已成为武林的公敌，咱们这么大一个庄子都被他们剥削得难以温饱，更何况周围的老百姓？沐家寨奋起而战虽然有违人道，可是从长远的角度看，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我帮他们提供药材，一来可以赚些小钱，维持庄里的开销，二来也能为消灭明家堡出点力，这么说，你能明白吗？”

绮罗问：“爹，我们济世山庄是这儿是方圆十里内最大的庄子，也要仰人鼻息过日子吗？”

无忌沉吟半晌，像是作了决定似的从口袋里掏出账本搁在床上：“人在江湖飘，哪能不挨刀，我替明家堡制药，本来是个肥差，可是经过层层剥削，到咱们手里已经所剩无几，有时候连本钱都回不来，这是这个月的账，你看看吧！”

绮罗翻看着账本，不由得惊讶：“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从来没跟我们说过？还总是让我和娘去要买衣服、买东西。”

无忌道：“不告诉你，是因为不想你操心，有些事男人承担就够了，身为男人，最起码要做到让身后的女人和小孩没有后顾之忧。”

绮罗不由得呆住，无忌接着说道：“你娘一直要我纳凤琴为妾，殊不知那反而加重了我的负担，不过假如这么做能让她安心的话，那就顺着她吧！毕竟她也将这个家里里外外打理得让我无后顾之忧，爹唯一放心不下的，反而是你，绮罗——”

绮罗望着父亲的温柔神情，忽然震动了。

无忌喃喃道：“糖酥快凉了，趁热吃吧，爹先回房了。”他说完，拉开门往外走去。

绮罗忽然问道：“爹，你爱娘吗？”

无忌回头望着绮罗：“傻孩子，人的一生并非只是情情爱爱，有的时候，更难解的是恩情和亲情。我对你娘有照顾之恩，你娘对我有呵护之情，这一切往往都比情爱来得深厚，又岂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？”

绮罗说：“爹，如果你愿意，以后让我帮你吧？”

无忌道：“你要是个男孩子，我早就要你接手了，可惜你就算再有壮志，这世人看你的眼光始终还是个女人。”

绮罗忙说：“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。”

无忌道：“女人太要强，是为世道所不容的，爹相信你的能力，但只怕世人会不服气哪，好了，女孩子就是女孩子，你多看看斯如吧，这才是女孩子该做的事。”他一说完就转身离开，剩下绮罗一个人在那里亟亟地叫着爹，却毫无办法。

外面雨下得很大，无忌坐在济世山庄的大厅内点着账本。雪涵走进来有些诺诺地叫：“老爷。”无忌抬头见是她：“咳咳咳，什么事啊？”

雪涵试探着说道：“凤琴进门这么久了，老爷却一次也没有去过她的房间……这总是往外跑，也不是个办法。”

无忌并不言语。

雪涵又说：“老爷，不如今晚早点休息，让凤琴伺候你吧？”凤琴躲在厅门外，雪涵示意她进屋里，凤琴进来，雪涵牵着她，冲着无忌叫道：“老爷——”

无忌不耐烦地合上账本：“好了好了，你们烦不烦啊？每天心思都放在生孩子上，现在正处乱世，济世山庄上上下下的人都忙着为这乱世多积累些家产，免得将来大难受苦，你们却总拿这些小事来烦我……咳咳咳……”

雪涵小心翼翼地说：“老爷，这传宗接代怎么会是小事呢，如果凤琴能早点给你生个儿子，不就也能帮你分担了吗。”

无忌道：“你以为生个儿子就能分担我的担子吗？等他成人时，我都垂垂老矣了，指望儿子，还不如指望绮罗能嫁个入赘的。”

雪涵忙问：“老爷，难道你不准备给绮罗找个门当户对的？”

无忌道：“有钱家的少爷只懂歌舞升平，当官的也只会奉迎攀附，我要为绮罗找的，哪怕只是个混混流氓，只要他有志气，我就愿意把这济世山庄和绮罗交给他。”

雪涵有些惊慌：“老爷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就绮罗一个女儿，怎么能把她嫁给流氓混混呢？”

凤琴在一旁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跪在无忌脚旁：“老爷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，你宁可帮小姐找个入赘的女婿继承家业，也不愿意和我生孩子，那……我……我不如去死……”

雪涵也急了，连忙跪下：“老爷，都是我不好没能给你生个儿子，你就看在我多年为这个家操劳的分上，早日让凤琴服侍你吧。”

她们俩人一前一后地拉着无忌号哭着，无忌道：“你们这些女人家怎能这么愚昧？你想给我找个人给我传终接代，只怕这儿子还没生这家就已经翻过去了。”他欲走，两人依然拉着他不放。

雪涵叫道：“老爷——”

凤琴则说：“讨不到老爷欢喜，是我不好，我还是去死吧。”

无忌气极：“你们……你们……太胡闹啦……”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，忽然吐出一口鲜血，栽倒在地。凤琴和雪涵大急，赶紧扑上去：“老爷——”

雪涵和德叔送着大夫从内室出来，雪涵问道：“大夫，我们家老爷不要紧吧？”大夫说：“君庄主是……”

雪涵忽然伸手阻止，看向门外的凤琴，凤琴脑袋一耷拉，转身离开。她又转头看向绮罗：“绮罗，你陪陪你爹，我跟大夫去开方子。”绮罗点点头，看着雪涵带着大夫离去。

绮罗有些苦笑，暗自想着：“女人最可悲的往往是因为她们既是敌人也是同伴。她们一生伺候同一个男人，同时也争夺这个男人。我要我的男人，将来心里只能有我一个，我绝不允许这样爱情的心机、名分的争夺发生在我身上……”

德叔送走大夫后转回，看到躺在床上的无忌，忽然长叹一声。

绮罗起身看见德叔愁眉不展有些奇怪：“德叔，到底什么事？”

德叔支吾着说：“没……没什么，小姐。”

绮罗道：“德叔，现在爹累垮了，这个家没有长子，我就是长子，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尽管对我说，没关系的。”

德叔有些迟疑：“小姐……”

绮罗问：“难道你把我当外人？”她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般，眉宇中有一种成熟。

德叔忙说：“不，小姐，这……好吧，今儿本来跟人家说好，要交最后一批药材，可是老爷忽然发病，我又不会抬价……”

绮罗说：“嗯……那能不能先用缓兵之计呢，请他们下次再来。”

德叔亟亟地说：“这我也想过，恐怕行不通，看他们的样子很急，假如今天收不到药材，可能会找别家，这也就罢了，关键是我们还压了一笔款给他们……”

绮罗想了想：“是这样……那么……不如……我去吧。”

德叔连忙说：“这……这可万万不行，老爷知道了会责怪我的。”

绮罗道：“德叔，难道你愿意失去这笔生意吗？爹给我看过家里的账本，我们已经没钱了，万一再失去信用，以后要靠什么为生？爹说过，信用和先机都是做买卖的不二法门。”

德叔有些心动地看着绮罗，她又说：“你放心交给我，我爹那边我会担着的。”

看着她胸有成竹的脸，德叔只得点头答应了。

外面的雨还在继续下着，悬崖边，黑衣人上下打量男装打扮的绮罗。良久，他问：“君庄主为何不来？”绮罗回答说：“他病了。”黑衣人又问：“那你是……”

绮罗说：“我们见过面，我是君少庄主，我爹已经把这笔买卖交给我了。”

黑衣人问：“你能做主吗？”

绮罗反问：“不能做主，我现在为什么会站在这儿？”

黑衣人脸上有些犹豫，绮罗又说道：“喂，你要的无非是药材，只要药材好就好，卖药材的人应该不

重要吧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可是你开的价太高了，五百两可以买两倍数的药材。”

绮罗说：“如果你在外面能买到药材，也不会找上济世山庄了，更何况我们做的是掉脑袋的活儿，自然要拿掉脑袋的钱。”

黑衣人问道：“做买卖两相情愿，如果价格谈不拢，你就不怕你的药材作废吗？”

绮罗道：“哈，这点药济世山庄还亏得起。”

黑衣人有些犹豫：“价格还是太高了。”

绮罗一笑，掀起白布，将车上的药材一件件地往悬崖下扔去。

黑衣人忙问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绮罗道：“我爹说过，出了门的货绝不往回拉，不过，要第二批可就再也没有了。”她还欲扔，被黑衣人一把拉住：“好，算你狠，五百两，成交。”

绮罗又说：“不是五百两，是六百两。”

“你……”黑衣人不由得得气愤。

绮罗却说：“之所以要六百两是因为现在好的药材更少了。”她作势又要再扔，黑衣人一把夺过她手里的药：“好，六百两就六百两。”

绮罗脸上满是胜利的表情。黑衣人点着药材，德叔不禁得意地看着绮罗。

绮罗忽然想起什么，问道：“你们买药材，是为了对付明家堡吗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少庄主虽然有胆识，但不懂做生意的规矩，不该问的问题你爹绝不会多问。”

绮罗却说：“现在江湖恩怨四起，我只是敬重各位是英雄。”

黑衣人一阵犹豫：“好吧，告诉你也无妨，买药材的是沐家寨的沐政沐长老，他正在四处储备药材、兵器、食粮和各路人才，小兄弟，如果有一天你从铜臭味里醒来，欢迎你来找我们。”

说完黑衣人带着手下消失在黑夜里。黑鸦鸦的树林里，一道月光洒下，照在绮罗的脸上，绮罗取下纱帽，月光照出她清秀的脸庞。

“沐政？”

无忌望着桌上的银子一动不动，屋里气氛僵硬。绮罗看了看犹如惊弓之鸟的德叔，得意地上前一步：“爹，我说过我能帮你的……我也可以是长子……”

无忌冷不防抓起桌边的杯子用力掷向绮罗，绮罗一闪身，杯子跌得粉碎。

绮罗惊讶地叫：“爹……你这是干什么……”

无忌道：“你给我记住，你是女孩子，女孩子永远不可能成为长子。”

绮罗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无忌却说：“没有为什么。”

绮罗还是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无忌伸手就给了她一个耳光，将她打倒在地：“我说过的话不说第二遍。”

绮罗倔犟地抬头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

无忌左右开弓用力打绮罗的耳光，直到绮罗满嘴都是鲜血。

雪涵忽然带着凤琴闯进来，见状飞快地扑上去抱住绮罗：“老爷，这是怎么啦？为什么要打她，女孩子家怎么受得了这么重的手啊？”凤琴也从旁边附和：“瞧瞧，这小脸都打肿了。”

无忌道：“你们懂什么，我打她是为她好。”他慢慢地蹲下来，直视绮罗语重心长地说，“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是我不得不这么做，现在你在自己家，我还能出手管教你，要是有一天，你去了别人家，可能连挨打的机会都没有了，你明白吗？”

绮罗却说：“不明白，我只是想帮你，帮这个家，这难道错了吗？为什么，为什么连句为什么都不让我问？”她从地上爬起来，飞快地往外冲去。

雪涵欲追，却被无忌拉住：“别追了，让她一个人好好想想。”

雪涵问：“老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无忌眉头一皱：“怎么，连你也不懂规矩，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吗？”

雪涵低下头，不敢再说话，无忌想了想，看了她一眼：“绮罗不小了。”雪涵道：“过了正月就是十九了。”

无忌慢慢地眯起了眼睛：“该嫁人了。”

绮罗躺在草地上皱着眉，斯如过来，躺在她身边：“还痛吗？”绮罗转过脸，眼眶一红。

斯如问：“干爹怎么舍得打你，到底你犯了什么错？”

绮罗冲动地想说，还是忍住：“对不起，斯如，那是我爹的秘密，我不能说。”

斯如平淡地说：“我明白。”

两个人之间一阵沉默，只是看着云悠悠地飘过。

斯如忽然感慨：“你多好啊，能和自己的爹拥有一个别人不能知道的秘密，我却连我爹的样子都记不得了。”

绮罗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斯如忽然靠着绮罗：“你能再跟我说一次，你发现我的时候的样子吗？”

绮罗点头：“好啊……那时候你好小，在尸横遍野的乱葬岗上，根本看不见你，当时我和父亲正在找活口，我看到瘦弱的你躺在一对男女尸体的身旁，手上还抓着一个小兵器，当时我要我爹带你走，我爹不肯，我就向他求情，我爹终于答应了……”

一段话说完，斯如早已泪流满面，绮罗却并没有发现。斯如问：“那对男女的尸体，你看清楚了吗？”

绮罗说：“没有，斯如，你已经问我好多次了……”忽然她发现斯如满脸泪痕，急忙坐起身抱住她的肩：“不要哭，斯如，不要哭……”

斯如哽咽着：“你当时，你当时为什么不替我看看他们的脸，那一对男女的尸体，一定就是我的父母，你当时……为什么不帮我看看他们的脸？”

绮罗悲痛地叫她：“斯如……”

斯如道：“那至少有人替我记得他们的样子，可以对我描述他们的长相，至少我可以告诉我自己，我不是没爹没娘的孤儿，他们……他们只是死在我身旁，而不是不要我了……”

绮罗抱住了斯如：“别说了，别说那些伤心的事了，记得又怎么样？不记得又怎么样？至少你身边有我，我就是你的亲人，我这辈子一定不会不要你的。”

斯如在绮罗的安抚下渐渐稳定，绮罗给她一个安稳的笑，劝道：“其实有父母又怎么样？命运还不是一样不在自己手里。你看，这里的天空就好像院子那么大，假如我不出去的话，这一辈子就只能看到这一小片天空，我永远都不能体会天有多高、海有多深、世界有多大，我不希望像所有的女人一样，一辈子一条街就走完了。”

斯如问：“你又想出去了？”

绮罗说：“爹打我，把我打醒了，我现在终于知道，他们这辈子都不会把我当长子看，我迟早要走，但不是现在，爹现在病着，我不想让他难过。”

斯如却说：“放心吧，这一次你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去了。”

绮罗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斯如说：“干爹帮你找了户好人家，今天已经来下聘了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绮罗一急，猛地坐起来：“什么，他们把我当成小鸟吗？他们以为把我从一个鸟笼移到另一个鸟笼，我就会安分地当他们要我当的那个人吗？”

她一把抓住了斯如：“斯如，我要你帮我，这天地间只有你能帮我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斯如被绮罗的严肃给震住。绮罗又说：“我会用一辈子还给你的。”

斯如茫然地点点头。

绮罗急忙转身要走，斯如拉住他：“你不看看那个人吗，说不定你喜欢呢？”

绮罗却说：“别人挑的我都不喜欢。”

她转身再走，又被斯如拉住：“那你想嫁给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我？我……我要嫁就嫁给英雄……”绮罗说着，脑海中忽然涌上沐晟抱着她飞上长桌的情景。

斯如道：“英雄可是可遇不可求的。”绮罗忽然又想起她昏倒前恍惚中看到沐晟抱着她时的那张朦胧的脸。

她恍恍惚惚地脸红起来，看了斯如一眼：“谁说的，我好像已经遇到过了……”

“好像？”斯如有些奇怪。

绮罗却笑靥如花地离去，剩下斯如一脸莫名的表情。

济世山庄的院子里一阵忙碌，家丁们热火朝天地拉箱打铁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伯年带着手下兴高采烈地从屋里出来，绮罗一身男装拦在他面前：“这位兄台，请留步。”

伯年诧异：“你是谁？”

绮罗道：“我是君无忌的长子。”

伯年忙说：“哦，原来是君世兄，失敬，失敬，在下林伯年……”

绮罗说：“我知道，你要娶我妹妹绮罗对不对？”

伯年道：“对对对。”

绮罗上下打量伯年一阵，忽然长叹一声：“哎呀呀……”

伯年问：“世兄为何叹气，莫非觉得在下配不上令妹？”

绮罗忙说：“非也，非也，你肯娶她，我们全家都感激不尽，我过来就是特地想谢谢你的，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。”

伯年更加疑惑：“哦？听世兄这么一说，莫非君小姐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？”

绮罗打了个哈哈：“怎么会呢？我妹妹她端芳大雅，敏惠冲怀，既有倾国倾城之貌，又有举世无双之才……”她话还没有说完，斯如咬着手指痴痴颠颠地走过来，一边傻笑一边往伯年冲去，口中还叫嚷着：“哥，我要成亲，我要成亲。”

绮罗将斯如拉到身后：“好好好，马上成亲，马上成亲……”

伯年咽了口吐沫：“世兄，莫非……这就是令妹？”

绮罗忙说：“欸，你不要误会，她平时可不是这样的……”

斯如忽然一把推开绮罗，直愣愣地往伯年冲去：“来来来，我们成亲，我们成亲。”

伯年吓得抱头鼠窜：“对不起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，麻烦你告诉君世伯，林家寒微，配不上你家小姐，这门亲事就此算了吧，告辞。”

他和手下匆忙离开，绮罗和斯如对视了一眼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忽然身后传来一声咳嗽，绮罗和斯如回头，只见无忌满脸严肃地站在门口，她们两人同时呆住了。

第二章

爱情往往是突如其来的，有时候，你不一定要见到他的样子，但你会记得他的气息，他手腕的温度，他拥抱你的力气，然后你开始牵绊，开始如影随形地回荡在你的记忆里，然后一夜之间，你懂得了爱情，你相信你们会相遇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……

——绮罗

济世山庄的祠堂里满是肃严的气氛，供着的列祖列宗牌位更让人觉得有一丝阴沉的空气渐渐压下。雪涵脸上满是不安的神情，凤琴在一旁脸上也写满了担忧。

无忌坐在堂上，接过管家德叔递过来的茶，啜了一口，重重地往桌上一放。他低眼看着堂下跪着的斯如和绮罗。她们二人都在下面跪着，只是斯如的脸上充满了不安的神情，而绮罗却是倔犟着连眼睛都未眨一下。

无忌缓缓道：“好好的一门亲事，就这么搞砸了，绮罗，这一定又是你的馊主意。”

雪涵赶忙拦上去：“老爷……”

无忌截住她的话，道：“你别管，这孩子无法无天，还不是你管教不严？”雪涵一愣，无话可说。

这时绮罗气愤地站起身来：“不关娘的事。”

无忌怒道：“谁让你站起来的？好，上次没把你打醒是吧？阿德，给我拿家法来。”

雪涵一听满心焦急，忙道：“老爷，万万不可，上次已经打得够重了……”

眼见着气氛僵持，忽然斯如也站了起来：“干爹，都怪我不好，是我出的坏主意，您要罚就罚我好了。”

无忌看向斯如，她满眼澄澈，定定地望着他。无忌冷哼一声：“哼，你的性格我还不知道？要不是受了绮罗的教唆，就是给你一百个胆子，也不敢这么做。”

绮罗从旁忙说：“不关她的事，是我的主意，成亲嫁人是女儿一辈子的大事，女儿只想争取自己的幸福。”

无忌被她的话给气着了，道：“胡说，自古以来，婚姻大事都是由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哪能由着你的性子来，再说那个伯年有什么不好，要人品有人品，要相貌有相貌……”

他话还未说完，绮罗已经出言打断：“爹既然这么喜欢他，自己嫁给他好了，我不稀罕。”

一句话仿佛点着了无忌心里的干柴，他怒瞪着眼睛，气道：“放肆，我真是把你宠坏了，现在不管教你，你还真以为自己能改变历史传统？阿德，拿家法——”

雪涵从旁赶忙劝阻：“老爷！绮罗，快给你爹赔不是，你爹病才刚好，你别气他。”

听到娘亲提起爹的病，绮罗一时有些心软了，她看了无忌一眼，却又忍不住倔犟起来：“我没有错，我就是改变历史传统。”

“你……”无忌气极，站起来拿起家法欲动手，却被德叔和斯如拦住。

德叔和斯如一边劝阻老爷，一边对绮罗劝道：“小姐你快赔不是。”

无忌被他们二人拉着，一时无法施展，只好说道：“你们谁都不要为她求情，再这么纵容她，我看她连什么叫三纲五常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”

绮罗却眼睛眨也不眨。

无忌挣开德叔二人，上前欲打绮罗，雪涵赶忙扑上去握住了他的手，跪下道：“老爷，我跟你那么多年，膝下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是我没把她教好，要打，你就连我一起打吧，黄泉路上，我们母女俩也好作个伴。”

斯如也赶忙跪下：“干爹，我也有错，您连我一块打吧！”德叔也赶忙顺势跪下：“老爷，三思啊！”凤琴见大家都已跪下，也赶忙跟着跪下了。

无忌望着一屋子下跪的人，只有绮罗一个人站立在中央，满眼都是倔犟和执拗。他长叹一声，把家法重重地扔在地上：“慈母多败儿，好，这回我就看在你娘分上，饶你一次，你给我跪在列祖列宗面前好好反省一下，什么时候知道自己错了，什么时候再起来。”

雪涵赶忙过去拉住绮罗跪下：“跪、跪、跪，只要你不打她，要我跪都可以。”

绮罗无奈，只好跪下了，只是脸上依然是不忿与倔犟。

无忌往四周扫了一圈：“你们谁也不许理她，不然就跟她一起跪。”

众人连忙应是，无忌颇为无奈地摇头离开。

绮罗抬头望向斯如，却已经是满脸开心的微笑，她向斯如眨了眨眼睛，表示感谢。

家丁们在回廊里晒着药，浓浓的药香飘逸而出，氤氲在四周的空气中。斯如端了一碟点心过来，家丁们见到纷纷恭敬地叫道：“沈姑娘——”

斯如问：“看见我干爹了吗？”

旁边有家丁问道：“又给老爷送点心？”

斯如点头：“是啊，干爹今天气了一天，我想他吃着喜欢吃的点心，可能会好点。”

那家丁不由得说道：“沈姑娘，你真孝顺，不像小姐总是惹老爷生气，要我看你才像老爷的亲女儿，老爷跟德叔就在前面，你过去就看到了。”

斯如道了谢，往里走去，脑海中不断盘旋着刚才家丁的话——“你才像老爷的亲女儿。”她脸上不由得露出了得意的微笑。

这时正好无忌和德叔走了过来，德叔问道：“老爷，这次的事儿，沈姑娘跟小姐都有错，你怎么就只罚小姐一个人，会不会太不公平？说您自己的女儿不疼，反而偏私啊。”

斯如顿了顿，思忖着这会儿出去大约不好，于是躲在了柱子后面。

但听无忌说道：“阿德，你不懂，绮罗是自己生的，打她骂她都是为她好，她总有一天会明白的，斯

如是收养的，别人的孩子要教训，总是不那么理直气壮，明白吗？”

德叔点头：“看来，老爷真是用心良苦。”

无忌道：“做父母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好？但绮罗的心太大太野，一心只想反叛伦常，就算嫁人也未必能让她收心，与其将来让别人打骂，倒不如自己先把她教好——但愿她能体会我这个做父亲的心。”

德叔附和道：“看来小姐的婚事又要暂缓了，这么一来，咱们跟林家的关系……老爷你想过了吗？沈姑娘也不小了，与其结个仇家，倒不如干脆让沈姑娘代小姐嫁过去……”

无忌忽然凝住了，面上有些疑惑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不行，斯如是养女，不管我们对她有多好，人家眼里就是个外人，说难听点就跟个丫鬟差不多，还是算了吧，你快去备些大礼，等过些天，我亲自登门谢罪。”

说完他们二人渐渐走远。

可这些话悉数落入了斯如的耳中，她从柱子后走了出来，脸色一片惨白，想了想，她忽然把手中的点心全部倒在了地上。

祠堂内只剩了绮罗一个人，她独自坐在一边大快朵颐着糕点，忽然听到有动静，于是赶紧把糕点塞进嘴里，重新跪了下去。

却是斯如端着食盒进来，问道：“绮罗，你没事吧？”

绮罗回头，看到是斯如，松了一口气：“是你呀，吓我一跳，是爹叫你来放我的吗？”

斯如摇摇头：“我怕你饿了，给你带吃的来。”

绮罗不由得感慨：“还是你对我最好。”她三两步走到桌前，拿起食盒里的点心就吃，满嘴都是点心时还不忘说话：“你胆子真大，也不怕我爹发现，我可不想让你陪我一起跪。”

斯如讷讷道：“干爹不在，他去林家赔礼道歉去了。”

绮罗惊叫起来：“什么？他还要把我嫁给他呀？”

斯如想了想，劝慰道：“绮罗，干爹……干爹是真的很疼你，他为你选的人家，一定是好的，至少，干爹就没有想到我。”她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渐渐似喃喃低语。

绮罗显然没有听见她最后的那句自言自语，只说：“停，不许你为他讲话。”说完她在堂前来回踱步想着办法，忽然，她一转身拉住斯如便道：“这样吧，斯如你放我出去好不好？”

斯如连忙说：“这怎么行？干爹回来我怎么交代？”

绮罗道：“你就说我自己跑的，爹的性格你知道，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”

“这……”斯如有些迟疑，以她的性格真的不敢有丝毫违背干爹的想法，可如今这明摆着是要跟干爹对着干。

绮罗仍在拉着她的袖子，道：“斯如，求求你了，我这一生的幸福可都在你身上了。”

斯如忽然顿住了，她不由得想起无忌和德叔说她是别人家孩子的情景，她心中有一丝莫名的疼痛，刺激得她也想做一些疯狂的事情。她点了点头，答应了。

绮罗满面笑意：“斯如，你真是我的好姐妹，我走了，你保重。”说着，她拉开门，看了看左右往外走去。

“等等。”斯如从后面叫住了她。

绮罗扭头看向她，满面疑惑：“怎么啦？”

斯如说：“后门没人，从那儿走，小心点。”

绮罗满怀感激地点点头，离开了。斯如顿了顿，忽然拿起烛台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狠狠地往自己头上砸去……

大街上人来人往，十分热闹。绮罗一身男装由远处走来，她这儿看看，那儿摸摸，觉得什么都很新鲜。这时忽然明家堡的聂护法策马而来，口中叫嚣着：“让开，让开，让开——”

话音未落，紧接着一队人上前驱赶街道上的百姓，绮罗茫然地随着人流往前拥去。忽然，聂护法策马而来，紧接着就有一对门人跟着出来。他们一路招摇过市，百姓们都被赶至一边。

人头攒动，其中忽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
原来是沐晟戴着斗笠出现了，他的手慢慢地握住了腰间的大刀，刚要拔出，绮罗一个踉跄，倒在他怀里，沐晟看了看左右，只得松开手。

绮罗有些不好意思，尴尬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你是……”他有一双让她觉得似曾相识的眼睛。

就在这时，有一股奇异的的味道传来，引开了绮罗的注意。她捂着鼻子道：“哇，什么东西这么臭啊，臭死人了。”说着，她忍不住捏紧了鼻子，抬头时看到沐晟还一脸严肃，于是又伸手去捏沐晟的鼻子。

沐晟却冷冷地望着她，她心里觉得一寒，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手，口中抱怨道：“喂，你这人的鼻子是不是有毛病啊，这么臭都闻不出来？”

这时四周的百姓已经让出了一条道，总管赵七陪着明家堡堡主明帝的马车缓缓而来，众门人抬着数十筐腌鱼紧随其后。

眼见队伍经过身边，沐晟虎视眈眈，再次握紧了腰中刀柄。却不料，忽然有一个小男孩从人群里出来，去捡路中间的竹蜻蜓，眼看就要被明帝的马车撞倒，沐晟松开手里的刀，一跃而起，翻身抱起他，滚到一边。

见此情形，百姓们纷纷鼓掌。沐晟放下小男孩后抬头，那行队已经远去了。

绮罗从旁气道：“哼，明家堡的人也太不像话了，明明看到有孩子经过，也不知道拉着马停一停。”

沐晟面无表情，只说：“他们神气不了多久了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取而代之的。”

话音刚落，他已转身往外走去，绮罗一时恍惚，连忙去叫他：“喂，喂——”沐晟却越走越快，惹得绮罗赶忙追了上去。

她一直跟着沐晟行至郊外，却忽然跟丢了，抬眼去找哪里还有沐晟的踪影。她大叫起来：“喂，大侠，你在哪里？大侠——”

这时脖子上传来了窸窣的凉意，原来是沐晟拔刀架在了她的脖子上。他声音低沉暗哑：“说，什么人派你来的，跟着我干什么？”

绮罗连忙说：“没……没有人派我来……我是看你武功高强，又有侠义之心，想跟你交个朋友，唉，你这个人疑心病怎么这么重啊。”

沐晟冷冷道：“我从不跟人交朋友。”说完往前走去，一身潇洒。绮罗连忙跟上：“大侠，大侠……”

沐晟飞起一脚，将她踢倒在地，绮罗吃痛，大声呻吟起来。

沐晟有些诧异：“你不会武功？”绮罗点点头，沐晟不由得得讥讽道：“不会武功还跟踪人，胆子可真够大的。”绮罗却说：“要是胆子不大，怎么敢跟你交朋友？”

沐晟颇有些无奈：“我说了我不交朋友。”绮罗又问：“那告诉我你的名字总可以吧？”沐晟只好好言劝道：“不要再跟着我了，否则掉了脑袋就不划算了。”说完，他施展轻功往前跃去。

剩下绮罗站在那里，不由得得气愤：“喂……哼，神气什么呀，总有一天，谁让谁掉脑袋还不知道呢！”她跺了跺脚，转身朝着和沐晟相反的方向离开。

此刻的明家堡分舵内却笼罩着一抹诡异的气氛，花园内两队人马交叉巡逻，似乎即将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样。沐晟从围墙上翻身而入，施展轻功，飞快地往屋顶上跃去。他轻轻揭开瓦片，向屋内看去。

内室中，明帝端坐在纱幔里。总管赵七指挥着众门人将一筐筐腌鱼抬进屋子：“快快快，手脚利落些，千万别洒出来……”

方舵主从旁问道：“赵总管，这么多腌鱼究竟用来干什么？”赵七满脸的不耐烦：“堡主行事高深莫测，咱们做手下的只有依吩咐办事，哪敢问那么多？你要是好奇，自己上去问问。”方舵主忙说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赵七又说：“好了，东西都搬好了，堡主也累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有吩咐我再叫你们。”方舵主应了声是带着众门人离开。

赵七捏住了鼻子，重重地吐了一口气，他往外看了看，高声道：“堡主，事情已经办妥了，请堡主查阅——”

忽然，沐晟猛地从天而降，举刀向明帝劈去：“明帝，拿命来——”

赵七尖叫一声，连忙闪到一边。沐晟掀开纱幔，却发现明帝早已死去多时，不由得得呆住了。这时赵七已经蹭到门边，拉开门飞快向外跑去，口中喊道：“来人啊，抓刺客，来人啊——”

众门人飞快地拥了出来，和沐晟大打出手。

眼见着明家堡的门人越来越多，沐晟渐渐占了下风，他只好飞起一脚将身边的门人踢倒，往外冲去。赵七着急道：“给我追，给我追——”

众门人纷纷出动，向外追去。

云来客栈内，绮罗一身男装，趴在床上用油灯照着一张地图琢磨着：“南边物产丰富，北边豪气干云，究竟先去哪一边比较好呢？”

屋内本来极为安静，忽然一声巨响，有人从窗后跃了进来。绮罗心惊，吓得猛一回头，问了声：“谁？”

原来进来那人是沐晟，他一把捂住绮罗的嘴，将她逼到墙角，暗哑着声音说：“外面有人追我，帮帮我。”

“是你呀，”绮罗见是他，眼珠一转，笑了：“你不是说不需要朋友吗？我看……我帮不了你……”沐晟忙说：“假如我收回那句话呢？”绮罗故意道：“那我考虑考虑。”

沐晟满心焦急：“来不及了。”他飞快地吹熄了蜡烛，抱着她跳上床，将被子蒙在头上。绮罗缩在他的怀中，有一股男子身上特有的味道浸满四周，让她不禁心如鹿撞。

这时，楼下传来了一阵吵闹声。在安静的夜晚，显得异常嘈杂。

小二打着油灯带着聂护法和一队门人往楼上走来：“聂护法，我们这儿都是良民，你们找归找，可不要吓坏我们的客人。”说着，他已经伸手敲响绮罗的房门。

绮罗从被窝里伸出脑袋，声音埋怨：“什么事这么吵，半夜扰人清梦？”聂护法说道：“刚才有个刺客跑进来了，你看到了吗？”绮罗打着哈欠下床，道：“没有。”

聂护法又问：“被窝里是谁？出来——”绮罗连忙打了个哈哈，摸出一锭银子塞进聂护法手里：“这位爷，被窝里是我老婆，她没穿衣服，您就高抬贵手，给我留个面子，小的感激不尽。”

聂护法掂了掂手里的银子，想了想：“好吧，要是你看到有什么可疑的人，一定要交出来，这个人是刺杀明帝的暴徒，匿藏他的话，就是跟我们明家堡为敌，明白吗？”

绮罗先是一惊，随即连连点头，装出一副吓坏的样子：“是是是，小的明白……”

看着小二带着聂护法和门人们离开，绮罗才又钻进被子用脚踢了踢沐晟：“刺杀明帝的暴徒，好大的胆子。”话音未落，忽然沐晟冷不防伸出手，又将她抓进被窝里。

窗外传来了众门人的骚动声，原来聂护法去而复返，悄声推开窗，见绮罗和沐晟埋在被窝里不断地蠕动，终于相信里面没有刺客，他挥了挥手，使个眼色，带着众门人默默地退了出去。

绮罗往外看了看，确认教徒的脚步渐渐远去，慢慢地掀开了被子：“他们……好像真的走了。”夜很深，否则一定看得到她已然通红的双颊。

沐晟翻身下床，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气：“小兄弟，大恩不言谢，我们后会有期。”说完这话他跳出窗口，消失在夜色中。

绮罗连忙追上：“喂——喂——我救了你一命，你就这么走了，太不讲义气了吧？你至少要告诉我你叫什么，喂——”她一直追到了窗口，沐晟已经不见。她沮丧地回到床边，忽然看到床上留下了一块玉佩，上面刻着一个“晟”字。她抓起玉佩看了看，淡淡地笑了。

明家堡分舵内室中明帝的尸体平躺在床上，身旁烟雾袅袅而起。方舵主害怕得来回踱步，赵七啜了一口茶，拦在方舵主面前：“人活百年，总有一死，堡主遇刺，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事，方舵主不必过于紧张。”

方舵主却直言道：“赵总管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堡主死去多时，与刺客无关，属下虽然职位卑小，可也不能枉担了这保护不周的罪名，求总管明鉴。”

赵七立刻威胁利诱道：“谁说堡主是被刺客所杀？堡主是受了惊吓，寿终正寝的，而且临死前还嘱咐我，立长子明不戒为新堡主，由方舵主帮忙主持大局，你难道不记得了吗？”

他饶有深意地望着方舵主，方舵主沉吟良久，终于下了决心接受赵七的贿赂：“是是是，总管所言极是，那么依总管看，属下接下来该怎么做？”

赵七满意地笑了出来：“我明天一早就回云雾山报丧，堡主的墓地就交给你处置了，别忘了去民间召集十个年满十六周岁的未婚女子殉葬，这是规矩，也是场面上的交代，我不希望出任何差错，明白吗？”